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盜 土地祠判鬼

話說馮氏說：「我有心不允，更難追悔，身價銀已經花用。小婦人無奈含忍，將就而過。數載以來，生下兩個兒女。誰料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真正報應不差。前日惡人吃得沉醉而歸，神差鬼使，說出實情。他說：『為奴用盡心機：薑酒爛肺，無人知曉。百日之功治死你夫，諒也不知。夫妻舊情，你疼不疼？』言罷沉沉而睡。小婦人聞言，痛氣交迫。俯思既生男子於世間，全憑忠孝。女生宇宙，貞節為重。不講禮義廉恥，何異於豬狗？」

當在老爺堂下，難顧兒女牽連，也都付流水。若顧兒女骨肉，前夫不能伸冤。今幸與夫報仇，小婦人雖身至九泉之下，瞑目無憾。我與此賊，恩愛反為仇寇。小婦人惟求老爺伸此冤枉，千刀萬剮，情所願受。」馮氏訴罷，令人悽慘。董六在旁一聽，急得不顧王法，大罵：「淫婦滿口胡說，盡是瘋言！你就為了吃的穿的，不得如意，也要忍耐，何必對青天老爺亂吵。你該想想我董六打著許多釵兒呢！豈是容易的？你這潑婦瘋癲，告我有何證據？幸蒙老爺寬厚，不曾怪你，由你潑婦亂說。」只見馮氏氣得面白發紫，罵道：「囚徒，還敢強辯！鬼神使著你自己說出薑酒爛肺之言，謀死我夫圖奴家。當著清官，尚不承認麼？」董六聞罵道：「漢子的淫惡潑婦！你的前夫死後，沒有埋葬之資，你央媒人求我，說著願嫁與我。乃是明媒正娶，已經數載，生兒育女。你因在家中衣食不給，氣成瘋疾，裝出鬼魔告狀，說我謀你夫，圖你為妻。有何證據害你前夫？再者你既知我是仇家，就該早告，我問你為什麼嫁了我，又來告我，何故？」馮氏只氣得打戰，口不能言。施公心中明白，故意皺眉，大罵：「潑婦瘋癲！無有告夫主之理。三從四德，全然不知。既知前夫死亡有故，就該早來鳴冤。你既嫁於他，又成仇寇，不是同謀害卻你夫麼？過了這數年，怎麼再來告夫主？料此人又是不趁你心。真象古有句俗言：『毒婦心似鶴頂紅！』」

便叫青衣抬大刑過來。「我把你這刁婦！有心怨你過，猶恐不改，又生害人之心。」施公越說越怒，命：「左右拉下，把這惡婦，領到班房，快動大刑！」眾人答應上前，如鷹捉燕雀，不肯容情，拉著往下就走，套繩刑具後跟。真叫馮氏氣得渾身打戰，急得張口結舌，高聲喊叫：「冤枉我！」喉嚨叫啞，無人理問。

青衣把婦人帶進了班房。不多時，婦人哭喊，倒象受刑的聲音。且說施公未傳董六之先，就吩咐過：雖叫馮氏入班房，並不用刑，叫假裝受刑之聲；眾役又把刑具弄的響聲不絕。這是計套真情，好鳴不白之冤。惡人莫知其故，一聞妻子叫苦之聲，心中疼忍不過，他就往前跪爬半步，口稱：「老爺容民細稟：小的原因他有些病症，叩老爺寬恩免刑。留他□指，好作針線，以度光陰。聽這刑法，夠他受的了，叫他知道改過前非罷了。」施公聽罷大喝道：「你這大膽奴才，就該打嘴！此乃朝廷設立衙門，理化軍民，也許你夫妻到此胡鬧？本縣作你家的官兒不成？」吩咐人兒：「快去班房，說與動刑的，格外加重！」

青衣答應，跑至班房門口，高聲大叫，傳話已畢。只聽一陣刑具響動，衙役發喊；又聽馮氏叫喚，□分悲苦。施公偷眼下看，但見董六不住回頭往外看，□分憐惜。施公叫聲：「董六，你心莫惜那個惡婦，叫他受刑法，向後就知利害，再不敢告丈夫。」

我今且問你：先曾娶過妻子沒有？娶這馮氏有幾年了呢？現在生有幾個兒女？實在說與我聽，我好開恩與你。」惡人見問，口稱：「老爺容稟：小的父母雙亡，沒有手足姐妹。學個剃頭生意，以後開了個剃頭棚。交了個郝遇朋裁縫，他生意甚是興隆。我與他穿房入戶，往來走動，彼此難分，好似至親。後來他不幸得病而亡。妻子孤苦無親，少兒缺女，又沒兄弟，可憐無力殯葬，聽到他妻悲啼無法。可喜馮氏賢惠，賣身改嫁葬夫。」

偏偏媒人提到小的名下，打聽我自幼並未娶過情事，倒說：『朋友不過義氣，且是一舉兩得。』小的因思郝兄死後，需錢治備棺木，馮氏嫂子也有倚靠。死者入土為安，生者終身有賴。

小的那日帶酒應允，聘禮拿去。小的醉醒，追悔莫及。剛過七日。催娶過門。想起郝兄，至今慚悔。幸而夫妻和順，兒女已長成七歲。不料蠢婦偶得氣迷瘋癲，進衙告狀。此是以往的實情。小的代婦懇求寬恕回家，感恩不淺。」連連叩頭碰地。施公微微冷笑，叫聲：「董六，念其朋情，又是明媒正娶，何言後悔？此事世上常有。本縣再問你，郝遇朋何病身亡？」董六見問，神鬼撥亂，不由答道：「老爺，他那裡有什麼病，吃酒死的。」施公故意哈哈大笑說：「什麼？喝酒就把人喝死了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